

# 为“荷”而来

■常琳霏

“山有扶苏，隰有荷华”。7月9日，是今年淮阳龙湖荷花节的开幕日。这天下午，气温适宜，爸爸妈妈带着我去了淮阳龙湖赏荷花。

淮阳龙湖荷花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彼泽之陂，有蒲与荷。”这句《诗经·陈风》里的诗，说的就是淮阳龙湖荷花。穿越数千年历史轮回，从《诗经》中走出来的淮阳龙湖荷花，如今当之无愧是“中原第一荷”。“2月逛庙会，7月赏荷花。”龙湖赏荷旅游月，已经成为淮阳的一张文化名片。

到了龙湖边，在一幢古色古香的中式建筑前，我们停下了车。这儿是购买船票的地方。赏荷花的人排起了长队。等了好久，我们终于坐上了船。水面微微荡漾，船儿轻轻浮动，荷花慢慢摇曳，与我们忽远忽近，于是，我们与荷花开始了一次亲密的接触。

静静的湖面上，碧翠欲滴的荷叶，托出朵朵芙蓉，像是插满了密密麻麻的翡翠伞，把湖面盖得严严实实。翠绿的荷叶丛间，亭亭玉立的荷花，像一个个披着轻纱在湖面上沐浴的少女，含笑伫立，娇羞欲语。荷花的花瓣，洁白如玉，花里托着深绿色的莲蓬，莲蓬向上的一面有许多小孔，里面睡着荷花的种子。

在开船伯伯的带领下，我们去了“荷花岛”。如果说龙湖里的荷花是不受拘束的、野性的、原生态的美，那么岛上的荷花就是有条理的、有秩序的美。人们特意将不同种类的荷花分类种植，就像“睡美人”、“状元



## 最美的风景在沿途

■张金平

多年的努力后，我终于拿到了我梦寐以求的自考本科文凭，快乐的心情难于言表。这证书是我辛勤劳作的回赠，也是我青春岁月无悔的见证。同事们知道我通过自考后，都说：“你真牛！自考那么难你竟然能通过！”每当此时，我心中升起满满的自豪。

高中毕业后，我考进了河南省内的一所师范学校。心中梦寐以求的名牌大学跟我再无交集，为此，我痛苦过、彷徨过。师范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家乡一个小镇上的学校当教师，在那里开始了我的教育生涯。我知道现在的时代竞争非常残酷，如果不抓紧时间充实自己，说不定哪天就会被这个社会无情地淘汰。于是，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自学考试。记忆中不知有多少个夜阑人静的夜晚，我端坐在桔黄的台灯前，看书、做习题。在一摞摞教材和习题

红”、“红碗莲”、“艳阳天”，每个品种各有特色，争奇斗艳。正是下午6点多，夕阳的余晖照在荷花岛上，伴着习习晚风，赏荷的游客心旷神怡。女人们拿着手机，摆着各种姿势自拍，似乎在与荷花比美；孩子们则拿着水枪向远处喷水，欢声笑语飘荡在荷花岛上。离开荷花岛的时候，妈妈买了几支莲蓬。卖莲蓬的老奶奶说，这东西吃了清凉、解毒，小孩子越吃越聪明。我吃了一粒刚抠出来的莲子，开始有点苦，但不大一会儿，口中则有了一种甜甜的感觉，似乎自己顿时变得聪聪起来了。

开船伯伯又把船开入了荷花丛中，他为我们采摘了一些荷叶和荷花。妈妈从湖里舀来了水，滴在荷叶上。那一滴滴水珠，像小眼睛一样，晶莹剔透，在叶面上滚动着，一点也不沾。这个时候，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真正意境了。

一个小时的船程，很快就过去了。我们恋恋不舍地下了船。而站在岸上，回首遥望，刚才走过的路变成了另一番景象：一条被游船开辟出来的航道，像一条蓝色的长龙，卧在湖面上。一只只挂着红布带的船只，和蓝天上的白云一起，在缓缓地游动着，和着一大片一大片的荷叶、荷花，有静有动，五彩斑斓，真是好水、好荷、好龙湖啊！

回到家后，我把开船伯伯送给我的荷叶，养在了水瓶里，放在了卧室里。那天晚上，闻着飘来的阵阵荷香，我仿佛又回到那一片片荷花之中了。

■飞鸟

看露天电影，注意力最不容易集中。天上的星光和皎洁的月亮，黑夜的暧昧背景和裹挟着湿重露水的风，都在和荧幕争抢观众的精力和记忆。每当换片子的时候，白色的荧幕上一定会映出无数人的手影。人群像松去皮筋的毛线，蓬松了，发出嗡嗡的声音。只要放映员换好了胶片，把照明灯灭掉，荧幕上生动地活着一个亦真亦幻的世界，人群立马安静下来。就算心思不在影片上的人，也不会弄出声响，来破坏气氛，让自己成为他人关注的焦点。

小孩子最喜欢露天电影，对荧幕上那些人物和场景无比新奇。放电影那一天，大家提前就知道了。我一直不知道是村长挨家通知的还是有人看见一块长方形的荧幕挂在两棵大树之间口口相传的，反正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要放电影了。于是那天的晚饭都吃得很潦草，甚至为了占个好位置干脆饿着肚子。我们村的东头，是个大晒场，更巧的是有几棵高大的杨树长在晒场旁边，这就像是为放电影而预备好的。因为这种能容纳很多人和树距恰好适宜挂荧幕的条件，乡里的放映队就喜欢选我们村。这对我们很有益处。因为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在学校的同学们眼里，地位也提高了。我们可以方便地抢占看影片的最佳位置，还顺便多拿个板凳，帮邻村的同学抢个位。这点很让我们小小的内心充满骄傲，日子就



■王家备

院内的一块裸露土地，被我“见缝插针”地安排得满满的，再也找不到能采光的土地。我不甘心树下曾种过菜的地方闲着，于是突发奇想地想种一棵攀爬植物——葡萄树，引向水泥覆盖的地方。若能使这“不毛之地”生机盎然，对我而言，是一件很得意的事。

说干就干，在树下曾种过菜的地方，挖一个半米深的坑，施足用禽粪掺食用菌下脚料沤制的作底肥。清明过后，我从市场买来一棵约两尺高，名为“马奶”的葡萄苗。坑里用水搅拌成泥浆，把树苗放进去，等泥浆由稀变稠苗已固定，再封土加固。在葡萄树对应的水泥地周围立了四根用水泥固定在塑料桶内的木柱子，并用较粗的木棍和竹竿搭建一个南北走向的长方形架子，中间用细竹竿和木棍结成“网”，先提前给葡萄藤蔓准备好“舒服的床”，念想中的葡萄架便大功告成。

随着天气逐渐转暖，葡萄藤上长了不少新的绿叶，由小变大，藤蔓由细变粗、由短变长奋力地向向前攀行着。于是，我把它的主干牵引到架子的中间位置，它像加热的水银柱由南而北逐渐向前攀爬，两侧藤蔓左右分开，一前一后蔓延，占据架子上的每一个地方。葡萄树是有灵性的植物，只要遵循了它的生长习性，它就会枝繁叶茂。在我施肥、浇水、掐须的精心养护下，藤蔓四处攀援，叶子蓬蓬勃勃——枝枝相连、叶叶相扣，层层叠叠，绿意盎然。“遮天蔽日”的它们，就像个绿色大毡覆盖在整个葡萄架上。它不仅能在炎炎的夏日撑起一大片绿荫，还能阻挡蒙蒙细雨的飘落，结出的果子从“网”眼里垂下来，似元宵节的灯谜，让人去猜、去联想。那一串串淡白色的葡萄，像

多出几分亮色。

有年夏天看露天电影，出了点“事故”，如今想起依然清晰。记得是部谍战片，我因故去晚了些，虽然奶奶早抢好了前边的地方，但穿越拥挤的人群到达奶奶身边不是件易事。我身材矮看不见荧幕，望望周围树上也早爬满了人，只好转到荧幕背面看。虽然人物的左右和前面的相反，但也能看懂意思。屏幕下方的字幕是反的，这点很不爽利。荧幕背面也三三两两站了些人，大多是来得晚的和一些成双的青年男女。嗑瓜子的声音和低声的笑谈时常模糊了荧幕上人物的对话，又看不清字幕，这电影就看得不痛快。只好下定决心下次早来。电影正放到特务的身份马上就要暴露的要紧处，突然下起了雨。人群哗然。放映员用大喇叭吆喝着要注意安全之类的话，但很快被雷声淹没。人们哄闹着四下散去，原来坐在好位置的人此刻最窘，不等外圈的人跑走是绝对出不去的。个个淋得透湿，还弄得满身泥水。我在场外，跑回家也没淋多少雨。心里庆幸没在好位置看电影，同时明白了没有哪里是绝对的好位置。

后来电视机慢慢进入乡村，露天电影就销声匿迹了。如今再忆露天电影，很多影片早已忘记，但看电影时的情状记得很清楚。那天上的星月，那空气里的花香，那风里的潮湿味，那突如其来的雷雨，那亮在夜色里的荧幕，都深深地刻进了记忆……

## 葡萄架下

玉似银，晶莹剔透，争奇斗艳，吸引了左邻右舍前来观看。小孩子们更是忍不住心里的馋念，叫大人帮忙摘下来几粒，原以为尝鲜为快。谁知，没有成熟的葡萄，酸得他们张嘴挤眼，连连喊叫：“酸，酸，真酸！”他们脸上的表情，令人捧腹。以后，他们只是仰面观望，口中流涎，不敢再越“雷池”一步。

葡萄架下，是我消夏之地——会友、读书、看报、午休、乘凉。亲朋好友来访，在架下打一次没有硝烟的战争，拼个“你死我活”，杀个“人仰马翻”，打个“天翻地覆”，好不痛快。与文友共进午餐，浅饮小酌，猜拳行令，谈诗论文，杯酒入肚，突发灵感，出口成“章”，颇有“李白斗酒诗百篇”之“疯”。尽管骄阳似火，热浪滚滚，而葡萄架下则别有洞天。夕阳西下，傍晚余热犹盛，室内蚊子肆虐，只好院内乘凉。浓密的葡萄叶子隔断了肆无忌惮的热浪，站在下面感到凉森森的。晚风渐起，我纳凉意愿更浓，于是搬来小桌和躺椅，还端上我们的晚餐——绿豆稀饭和或炒或拌的小菜，随手又拿一瓶葡萄酒和几听啤酒，和家人围坐在桌前，惬意地呷着清凉的啤酒，就着小菜，欣赏着夕阳余晖之美。手摇蒲扇驱赶入侵的蚊虫，听着唱戏机播送的戏曲小品，漫无边际地扯着家长里短，天南海北地聊着铁闻趣事。就数外孙小宝子最忙，不好好吃饭，在柱子的前后左右躲猫猫、变鬼脸，在躺椅前后穿进穿出，逗得大家前仰后合。一串串的笑声从葡萄架下扬起，飞向寂静的夜空。

利用寸草难长的树荫地，用自己的双手与智慧在不毛的水泥地坪上造出一方避暑纳凉“圣地”，无疑是炎夏不可多得的一种精神享受。葡萄架下我们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优哉游哉，岂不是一件称心如意的快事！